

《三杯茶》2

石头学校

〔美〕葛瑞格·摩顿森 著



STONES INTO SCHOOLS

南海出版公司

《三杯茶》2

石头学校

〔美〕葛瑞格·摩顿森 著
闫雪莲 武建博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杯茶2: 石头学校/[美] 摩顿森著; 闫雪莲, 武建博译. —2版.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6
ISBN 978-7-5442-7427-2

I. ①三… II. ①摩…②闫…③武…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182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241

Stones into Schools

Copyright © Greg Mortenson, 2009

Foreword copyright © Khaled Hosseini,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Viking,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三杯茶2: 石头学校

[美] 葛瑞格·摩顿森 著

闫雪莲 武建博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葛建亭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16页
字 数 235千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427-2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用书本，而不是用炸弹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促进和平



谨以此书献给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高尚的人们
以及世界范围内 1.2 亿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学龄儿童

目 录

序 1 (卡勒德·胡赛尼)

导 言 3

第一部 承诺

引 子 23

第一章 路尽头的人们 27

第二章 残手异人 41

第三章 零年 55

第四章 和平的声音 67

第五章 风格决定一切 81

第六章 吉尔吉斯可汗的印章 97

第二部 大灾难

第七章 黑暗深处传来的咆哮声 117

第八章 不知道该做什么 133

第九章 法尔扎纳的课桌 145

第十章 萨夫拉兹的承诺 159

第十一章 机不可失 177

第三部 世界屋脊之上的学校

第十二章 一位美军上校的电子邮件 195

第十三章 从加洛扎难民营来的人 209

第十四章 巴达赫尚巡回之旅 227

第十五章 两位勇士的会面 245

第十六章 重回原点 261

第十七章 拉希德·罕最后的心愿 275

第十八章 最后的最好的学校 287

致 谢 295

重要人物表 303

序

卡勒德·胡赛尼

阿富汗陷入战乱已有八个年头了，复杂的局面令奥巴马总统头疼不已，成为他眼下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外交挑战。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大西洋理事会这样的权威智囊团发表了报告，称阿富汗为一个失败的国家。阿富汗的确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不断升级的暴力叛乱妨碍了法制和发展；罂粟作物种植再创纪录；极端贫困、犯罪、无家可归、失业和难以获得清洁用水的问题也困扰着这个国家；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像如何提高妇女地位，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个能克服重重困难保护人民、服务人民的中央政府。

尽管如此，后9·11时代的阿富汗还是在许多方面获得了成功，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就是教育。如果承认教育是阿富汗实现积极而持久的变革的关键因素，那么，如何赞扬这样振奋人心的成绩都不为过：在二〇〇九年，阿富汗有近八百五十万名儿童入学读书，其中女生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四十。

没有人能比葛瑞格·摩顿森更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百三十一所学校的创始人，为大约五万八千名学生提供了教育；也没

有人能比他更理解教育孩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哪怕是只教育一个孩子。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或组织能比葛瑞格·摩顿森做得更多。

葛瑞格的理念并不复杂。他真心相信，解决阿富汗冲突不能寄望于炸弹和枪炮，只能依靠书籍、铅笔和笔记本，以及创造社会经济福祉的工具。他告诉我们，若不领着孩子走向学校，只会摧毁这片土地的未来，让一切努力都陷入绝望，整个阿富汗永远走不到繁荣富饶的那一天，无法获得更发达的生产力。尽管被教廷下达了追杀令，受到了塔利班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威胁，但是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确保阿富汗儿童接受教育。

极其重要的是，他率先致力于对女童和年轻女性的教育。这绝非易事，因为这个地区的父母通常不会让女儿上学，在长期的文化传统中，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葛瑞格做到了，他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子，与宗教领袖和长老们推心置腹地交谈，获得了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帮他说服家长送女孩上学。葛瑞格认为，如果阿富汗想成为一个更加繁荣的国家，就需要妇女充分参与，妇女的作用必不可少。我也这么认为。因此，必须给予女性上学的机会。女性教育是国家重建和发展的基石之一，正如葛瑞格像念经一样反复念叨的：“教育男孩，只会让孩子一人受益，教育女孩，则使整个社区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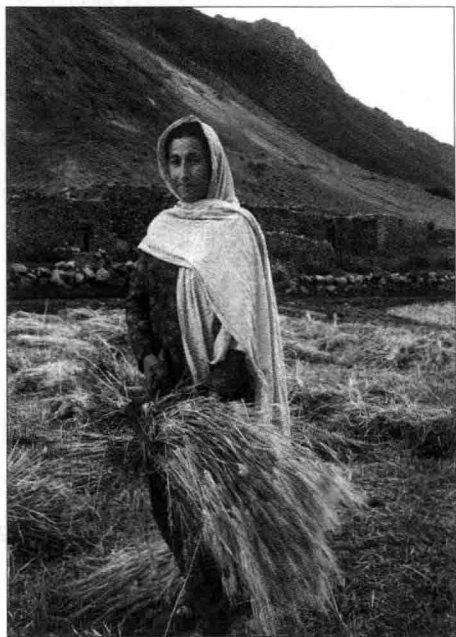
最后我想说说葛瑞格的个人特质，他的魅力、优雅、耐心和始终不变的谦恭态度。他认真听取意见，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与村里的重要人物建立关系；他影响带动了人们，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前途奋斗；他抽时间学习当地文化，比如礼貌、热情和尊重长者；他理解、欣赏伊斯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难怪美国军方要聘请他当顾问，向他讨教如何才能与部族领袖和村庄长老建立更为融洽的关系。他们需要向他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也一样。

谢谢你，葛瑞格，为你所做的一切。

导 言

如若打开心扉学会阅读，
树上的每片叶子都将化为书页。

——萨阿迪（伊朗诗人）



纳斯林在巴基斯坦祖德卡村家里
特鲁·库瓦亚玛摄于2009年

二〇〇八年九月，长着深邃绿眼睛的女子纳斯林·拜格开始了一段艰苦的行程。她的家乡是巴基斯坦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祖德卡，她要从这里出发，向南沿印度河而下，经过险峻的喀喇昆仑公路，最后到达繁华的拉瓦尔品第。一同前行的还有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旅途很辛苦，他们先徒步而行，接着跨上马背，再乘坐吉普车和巴士，一路颠簸，终于从人烟稀少的查普逊山谷，也就是巴基斯坦的最北部，直抵有八千五百多万人口的旁遮普邦的中心地区。除了一些农具外，他们带的大多数东西，都用绳子紧紧捆着塞在一个黑色手提箱里，《古兰经》也装在里面。另外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粗麻袋，装着他们所有的换洗衣服。一切都混乱而拥挤，正如纳斯林人生中的点点滴滴。

一九八四年，五岁的纳斯林开始上学。当时在巴基斯坦北部出现了第一批兼收男女生的学校，纳斯林就读的就是其中之一。以前当地女性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纳斯林是班里的佼佼者，也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九二年，她母亲突然死于肺炎，为了照顾失明的父亲和四个更小的弟妹，纳斯林被迫辍学了。后来父亲续了弦，纳斯林便有了一位坚信女孩不应该接受教育的继母。她深夜还想在煤油灯下继续学习的时候，继母就会对她冷嘲热讽，挖苦她：“女人应该

多干活，不要看什么书，书本会毒害你的脑袋，让你变成没用的妻子和母亲！”

但纳斯林并不这么认为。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梦想：将来当一名孕产保健员，为像她这样的生活条件不好的人服务。政府的流动医疗小组每年都在当地各个村子开展巡回医疗工作，纳斯林早早就知道了这个职业。她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盼望打疫苗时的兴奋劲儿，只因为打针的时候可以接近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我最喜欢闻他们用的消毒剂的味儿了，”她说，“还很羡慕他们工作时的样子，就是把所有婴儿的姓名、身高、体重以及免疫细节，整整齐齐地记在一个活页本上。”

梦想成为纳斯林前进的动力，在继母不断的挖苦与抱怨中，她持之以恒，从未放弃过学习。“照料好弟弟妹妹，做完所有的家务，等大家都睡着以后，”她回忆道，“我才开始在深夜里看书。”这样一直到一九九五年她十六岁的时候，她拿到了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的十年级文凭，和另外几个女孩一道成为巴基斯坦北部罕萨地区首批拥有此文凭的女性。作为方圆百里最聪明的学生、首批女性毕业生之一，纳斯林在通向梦想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一九九九年，纳斯林从非营利组织中亚协会获得每年一千二百美元的奖学金。攻读农村医疗助理学位需要两年的时间，有了这笔教育补助，她就可以支付所有的学费、房租和食宿费，拿到执业所需的各种资格。纳斯林毕业后行医的地方是阿富汗一个极其偏远的角落，位于祖德卡村以北几英里外，从此处向北经过海拔一万六千多英尺的关口，就能进入瓦罕走廊，纳斯林的祖先便是从这里迁过来的。这个地方的分娩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然而就在此时，纳斯林遇到了困难。她已经和邻村一个懒散的英俊

小伙子订婚了，婆婆贝比·尼莎担心儿媳拿到奖学金后一去不回，家里白白失去一个好劳力，坚决反对她领取奖学金。当时在查普逊谷有资格获得奖学金的只有纳斯林一人，没有人能取代她，但是祖德卡村的坦仁姆——决定当地所有重要事务的长老会——站在贝比·尼莎一边，阻止纳斯林接受补助。被逼无奈的纳斯林从此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偏远乡村，许多有才华的年轻女子都逃不掉这样的命运。

长老会作出决定以后的十年间，纳斯林每天都要辛苦劳作十二到十六个小时，屋里屋外的活她都得干：在山上放牧山羊和绵羊，在马铃薯地里耕种，走很远的路用沉重的金属桶汲水，还要把一袋袋八十磅重的木柴和湿牦牛粪收集在一处，在祖德卡村漫长的冬季里，这两样东西是主要的取暖材料。这十年里，纳斯林还生了三个孩子，流产过两次，完全是自己生产，没有保健员在场，也没有接受任何护理。

尽管家务和农活繁重，挫折不断，纳斯林却不曾气馁，她耐心地等待着，直到这十年的奴役生活结束。更可贵的是，在片刻的喘息时间里，她都不忘坚持做护理工作的梦想。她找到村子里的病人、老人和生命垂危者，主动照顾他们。“我生命的油灯不会熄灭，”她说，“因为真主不会让那里面的煤油枯竭。”

二〇〇七年的夏天到了，祖德卡村的坦仁姆更换了领导者，新的长老们决定撤销原来的反对意见。接到消息后，纳斯林花了一年时间在吉尔吉特镇的预备学校学习，重拾被迫中断许久的技能。终于，在二〇〇八年夏天，她拿到了奖学金，可以自由地前往拉瓦尔品第恢复学业。

现在，纳斯林完成医疗培训课程已有一年。为了拿到妇产科护理学位，她决定留在学校继续深造。她希望在二〇一二年的某个时候，全家迁往瓦罕，尽早为这一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因为这里是地球上最偏远最闭塞的地方，迫切需要妇产科医疗服务。回首那“失去的十年”，纳斯

林并没有心怀怨恨，她相信，有了这样的经历，她才获得了人生中最重要感悟。

“这是真主给我的教导，让我学会耐心等待，让我真正明白生活在贫困之中的意义。对那些等待，我并不觉得遗憾。”她说。

就在纳斯林和她的家人穿越喀喇昆仑公路前往拉瓦尔品第的同时，我正在拜访落基山脉腹地的一个小镇。每年我都要在美国内外的许多城市间来回穿梭，四处访问和演讲，希望能帮助像纳斯林一样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妇女，让她们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次也是如此，与我以前的一百二十多次旅程基本相同。在我那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上，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八日是个相当普通的日子。此前一周，我已经在另外九个城市的学校、教堂和图书馆做了十七场演讲，而次日凌晨三点，按计划还要乘私人飞机前往杜兰戈市，开始又一次公众活动——参加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的儿童和平集会。然后是在八九个城市的十八场演讲，紧接着要在十月六日返回巴基斯坦。我还特别希望能抽出一点时间与家人团聚，缓解一下这种紧张状态。

但是从很多方面看，九月十八日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天。此前的一个周末，联邦政府已批准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破产，紧接着尝试用八百五十亿美元拯救保险业巨头 AIG。当天下午股市收盘的时候，道琼斯指数急剧下跌，美国金融系统似乎已徘徊在崩溃的边缘。总之，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似乎绝无可能就这样站在一群美国人面前，要求他们拿出支票簿。

也许有一点是幸运的，紧张的日程安排不允许我腾出时间来考虑这些事情荒谬之处。差几分钟到晚上七点时，我已经一口气完成了六场讲座，然后穿过路易斯堡学院的校园直冲健身馆，那里有四千多人在等

着我，几乎相当于这座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到那里时，场面已经十分壮观，人们在馆内排成了长龙，外面还不断有人涌进来。眼看没办法容纳更多的人了，消防局长赶紧堵住入口，阻止剩下的三百多人进入健身馆。后来有人告诉我，自乡村音乐歌手威利·纳尔逊来过杜兰戈市以后，就没见过这么多市民聚在一起了。

通常在这种场合下，我的演讲会根据听众而有所变化，但开场白却从未改变过：As-Salaam Alaikum，这是伊斯兰教的一句祈祷语，意为“愿真主赐你平安”。同样，结束语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也从未改变过，即那个关于承诺的故事。

故事开始于一九九三年的巴基斯坦，当时我试图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但最后被迫在距峰顶不到两千英尺的地方撤回。我想返回乔戈里峰大本营，却迷路了，从巴尔托洛冰川艰难地走下来。我东拐西拐，迷失了方向，跌跌撞撞地闯进一个叫科尔飞的小村庄。这个地方贫困至极，有三分之一的婴儿不满一岁就夭折了。从此，我与科尔飞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村民们为我端来食物、递来茶水，给了我一张床。也是在这里，我看见了那些让人揪心的孩子。身体慢慢康复后，我可以在村子里四处走动了。一天下午，我偶然发现有几十个孩子正跪在户外霜冻的地上学习，在尘土中用木棍写写算算，认真地做着功课。一眼看去，竟不见有老师照管。学生中有个叫乔乔的小女孩，不知为什么，她让我向村民作出一个承诺：有一天我会返回这里，给他们建一所学校。

与承诺的兑现相伴的，是一串长长的故事，首先要从我在伯克利市的摸爬滚打讲起。我原来在那里做护士，从巴基斯坦回去后，为了筹集建校所需的资金，我卖掉了汽车、登山装备和所有的书籍。从此，我一步步地前行，直至听到生命中的召唤。一个曾经迷路的登山爱好者，在

喜马拉雅山西部贫困的穆斯林村庄里孕育教育之光，提高人们的读写水平，从中慢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便是故事的来龙去脉。

几年前，我把这些事情连缀起来，写了一本叫“三杯茶”的书。我想，所有看完这本书的人都可以证明，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漫长故事。但在我的印象中，这只是普通人的记录：跟你我一样平常的他，无意间闯入一个奇异的地方，然后有了那一串奇异的经历。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在山中拐错了弯，找不到来时路的家伙。我最初的设想——如果那也可以称为设想——仅仅是帮助那个小村子，在一片海拔一万零四百英尺的大麦地中间，搭建出没有水电的两千二百一十八平方英尺的校舍。世上多的是大胆的梦想家和宏伟的计划，相比之下，我的目标实在微不足道。现在我几乎每天都深陷于惊奇和疑惑之中，这些大概是源于刚开始微小的梦想吧。

根据工作人员估计，过去三年，我已经在两百七十多个城镇公开演讲六百八十场，从迈阿密到洛杉矶，再到安克雷奇和什里夫波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但是，每次踏入一个陌生之地，我仍然会感到震惊，无法想象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听我的故事。我还记得去年夏天在波士顿东北大学演讲时的情况，当时主办方也没料到有那么多人想了解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学校。为了满足听众需要，他们竟然预订了一个曲棍球场，结果有五千六百人赶到那里听演讲。而一周后在田纳西州莫非斯堡的一个篮球馆，听众竟然有九千五百人之多，甚至得通过超大屏幕电视进行现场直播。

和刚开始相比，真可谓有天壤之别。最初在巴塔哥尼亚或 REI 户外用品专卖店演讲的时候，能引起六个无聊的购物者的注意，我已经觉得非常幸运了。或许比起听众的数量，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真切关注。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开六个甚至十二个小时的车来听我

的演讲，然后再排队站上两小时，等待我给他们的书签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九月一个夜晚发生在杜兰戈市的事。

那天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告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全球经济离彻底崩溃为时不远了，然而也就在那天，一万六千零七名杜兰戈市的市民，赠予中亚协会总额近十二万五千美元的支票。其中，Crocs创始人乔治·波戴克尔的单笔捐赠就达到了五万美元，剩下的都来自普通人。这些人都是农场主、家庭妇女、店员、技师、教师、管道工、秘书、牙医、学生和退休人员，终其一生都无法知道拥有一个品牌或经营一家公司意味着什么。的确，就是这些普通的平凡人体现了生活中的美德和忍让，换句话说，正是你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我看来，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但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

当晚到场的杜兰戈市市民中很少有去过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可能不会超过十个，而且其中大概没有人能亲眼看到自己捐出的钱变成学校、书本、铅笔或是教师的工资。然而，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时，他们敞开了爱的胸怀，慷慨赠助。这个时代，许多领导者告诫我们要谨小慎微，我们最崇高的冲动要服从于最卑微的恐惧，可是我看到的正好相反。开始经历这段伟大的传奇以来，不管是在科罗拉多州这个小社区，还是在我走过的其他城市与村镇，人们都是如此积极、热情。

一位当地商人含着眼泪对我说：“你把这笔钱交给那个遥远国家的人，告诉他们，这些钱来自科罗拉多山上的一个小镇，是给他们的女儿上学用的。”

这就是我的惊讶和困惑的源头。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美国人会对遥不可及的人们表现出如此深切的关怀？有过那么多不快的往事，我们的道德为何还能超越自身的愤怒和恐惧？承诺，对儿童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

的承诺，为什么总会激起我们的热情，唤起心中最美好的柔情？

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惑着我，让我无法解脱。不仅如此，让我烦心的还有我那不可救药的内向性格。我经常表现得很笨拙，说话声音很低，不善言辞，还极度腼腆。我不喜欢在公众面前讲话、拍照，也不喜欢向人张口要钱。我梦想过一种私密的自我生活，渴望能静默不语，讨厌任何能引起别人注意的活动。（甚至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也充满痛苦，我的妻子塔拉和编辑保罗·斯洛伐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我同意以第一人称写作，其实这种方式全然不符合我的风格。）在圣诞化装游行的时候，我最想扮演牛和驴，如果让我面对镜头，我情愿以这样的面目出现。

过去几年，我一直投身于发表演讲、四处宣传和筹集资金的活动，这些事让我颇不自在，经常觉得自己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坏人，任由个性中的阴暗面冒出来干些坏事。对于政治家和社会名流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必需的，他们说着种种甜言蜜语，无休止地高谈阔论，社交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像呼吸一样本能而必要。然而我觉得十分不适，这与我的本性截然相反，还常常让我纠结于羞耻感中。这种感觉挥之不去，我不堪其扰。《三杯茶》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然而在我眼里，其中似乎也充满这样的讽刺性。

二〇〇九年夏天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正值平装版《三杯茶》连续一百三十周荣登《纽约时报》非小说类作品畅销书排行榜。这本书前后共售出三百多万册，同时在三十六个国家出版。可以想象，畅销带来的知名度和关注让我不堪承受，然而无论如何，一扇新的大门打开了，宝贵的机会接踵而来。

在贫困的喜马拉雅山西部腹地，硬通货可以做很多事情。二十美元，足以让一个一年级学生接受整整一年的教育；三百四十美元，可以资助